



檢査者李琦  
 覆査者譚新嘉  
 冊 共存拾叁冊

書名	皇朝文鑑	(第 叁 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蝶裝	
卷數	第陸至第玖	
葉數	陸拾陸葉	
行格	半葉拾行拾玖字	
高廣	高陸寸貳分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記字數魚尾下標文鑑幾下標字數(間有第叁魚尾)下口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讓字潤筆 註備	
覆査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貳日

皇朝文鑑卷第六

賦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析有

文鑑卷第六

勇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群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峽嵯屹嶮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為戎狄南為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刑茲為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

疆起為名丘妥為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春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程察而知驥之貴尸佞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

文獻六卷

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大井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愛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詳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塞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蹂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錯釘鉅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替其後讓以奇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擁大帝之寶授上晻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闔又若王畿之外五

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轅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滹池潏易涑沁淇漳清源濟澳奄响將迎縱橫嗽激安陽巨馬出其脰白絮北涿度其腋觸遥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羃凝染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開社有伯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吸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不得為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為疆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

腹皆地留有常

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利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羅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瓜牙鋒鏑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塞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視杆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珙重璞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

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  
平爲鼎鑊舊壁荒城亘分棊錯今千餘年幽陰  
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  
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裴徊陵陸踰趾阪阜  
裁約六國眡睨九道孰爲龍首孰爲天竈向背孰  
徙草木孰溝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  
孰衣爲蛇孰尾爲鶴孰嚼孰方孰圓孰牝孰牡衝  
輪孰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  
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唱誘孰可斥  
候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  
孰遂敗此孰救佯遁孰上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  
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制忿秦去就  
所過之邑鷓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偈六軍則  
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爲縱  
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畫貧富矯尾厲角  
恐惕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峻不能糾其繆中  
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  
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壑此山之  
道攻榮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  
據敖倉之粟社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



野暗聚鳴而阮谷響最下者羸糧載士日中而馳  
百里鳳臆蘭筋探前挾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  
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  
道用之失其宜則是二者在所爲盜賊之資司  
馬侯告晉侯以先王之不務者非棄之也而吳起  
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宣帝處先零金  
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晉基自  
後聰曜石勒姚萇李龍元魏高齊諸符慕容呼侶  
嘯類提羌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  
鄴下或渡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僭號沙河  
之東胡塵一踰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  
轡長驅傳國都而扼蹤暴衣冠於塗炭客宗廟於  
妖兇更帝迭王抑爲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  
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爲彼君者始矣之  
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  
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  
追述爲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時中國窄而山中  
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盜官兮內浩  
歌乎考槃外吁嗟秋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方  
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堪



縮劍以銜寬芳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所迹  
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  
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  
採芝或吞陽而漱液或自耦於樵釣或偶懷於老  
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樁王二老猶自  
輕之七壺關令狐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  
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  
首名歸山岭嶮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  
雲衣之迴還攢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轟露  
霞之朝覆豁光恠之宵環其金則鈇湯鏐銑鏐鏐  
鏐鏐其玉則瓊玖璘珣琪璵璠石黃綠而青碧  
珠玫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硃砂赭堊理長之爛  
煇陰映宛倚穹注蟠聯絲絺氈縹鉛鹽銅礬備先  
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  
取逗落液於庠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  
回歐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  
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爲生峻嶒貌如秋胡  
目如明星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鵬趨鸚隨往還青  
真木栖則鶴鷗鷺鸕水止則鴉翠鳥鶻殊種詭類  
莫可殫名其獸如麋有距四角馬尾聲若鍾磬以

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麇鹿瑞獬行搏坐噬  
草則紫團之葭勒母漏盧麋銜牡蒙菴容首烏牛  
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蒨如雷莛胡雲英玉支  
解蠶菴藺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糝芳臭紛  
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  
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  
蹊梗柟楓檜思仲蕪萸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樅檉  
槐棗棠榴楫藜陽樞厭桑榆椈槻交抵並節韜  
唐蔭隄身緣中材實資療肌松栢千歲蹇金石姿  
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榦直出百尋而  
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鷲或如蟠螭其大蔽牛  
其圓中規參差櫺椽下隔百步猶膠葛而相羈公  
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  
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  
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囿之觀事土木  
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  
具雖屢補而尚供然四方黎元自視忼然咸願獻力  
京師進娛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旄之  
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潞之人

披蒼莽伐崆嶽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春澤  
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  
閭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兮螭蟬  
翠華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維養老之法申其孝慈  
復延英廣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  
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  
廡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為  
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  
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  
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  
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典利如此顧不為偉  
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欲發  
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搢者剝者斲者烹者掇者繫  
者弋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寶之輪幽萬模之  
紛紜雕腹彩製羽須毛群弓矢鎧楛之林輿馬骨革  
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縣官寧  
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公子再  
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去善矣且民可與  
樂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  
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

狂厲之惑無喘液駮疥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  
然諾而多憤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  
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  
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以摠  
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  
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  
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  
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  
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臣則魏  
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  
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  
劉去或群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  
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  
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  
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 太祖皇帝之興也  
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  
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  
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  
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  
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襲頓踰躐

納土稱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  
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  
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  
剗隆城之堅躬擐甲冑磨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  
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

眞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  
屯許北虜之通和勅猛將之䟽軍以至 陛下仁  
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財力未  
嘗疲其身熹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  
知收城奪邑之勲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

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柰何合之  
深山觸鷲猛而爲勅敵之怒心鑿鑿棘矜若南國  
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拒  
捕或負恃而貪凌始追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  
鎮之常貞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  
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  
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無衣裳以  
被軀累聖哀之脩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  
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虫虺創其室廬剗木成舟  
結繩爲罔剗木爲矢弦木爲弧以飲以食以畋以

漁服牛輶馬紡績鑿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  
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  
繹封楚魚鹽之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鷺鷥  
數十年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  
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  
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  
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  
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  
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  
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官乎馱江陵之瑰幹空鄧  
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坤后斥緼而容與青  
帝執規白帝司矩攝离朱之魄觀其微繆捨倭爾  
之神相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巒以爲礎趨  
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掠雲縮萬堵  
塗以齊赭甃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魚之  
賦揚瑤琨與織貝荆砮丹而笛籥蒙羽之織縞澗  
漚之泉紵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  
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 上方東被于流求  
西薄乎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愴乎空峒積摯鴻臚  
填化具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覃懷之域

三河之衝漕斷乎滄溟背栖乎大戎齊楚甌越魯  
鄭邑邛轅有所不適檝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  
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  
食所庸不疲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  
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  
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推  
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  
贖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  
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  
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而不知  
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  
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  
臣民今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  
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  
何侵而夷之以紆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  
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藟生心文子之至喻  
牛甘必鬪管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  
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  
之已失治器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  
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

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墻而廢困倉善賈之  
行不念胠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  
果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士豪而  
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于京都不  
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  
遺計若此庸爲利歟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  
芴北伐之涂推石傳土決其成功東馬懸車胙乎  
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  
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  
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既久色相不平抗  
大集  
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輒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  
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  
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  
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  
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于天元降爲災祥則  
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  
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  
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爲公卿出爲牧  
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  
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



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脩其業愚者雖甚欲  
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貴大姓之  
家列肆侔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紉采綴鏤彫  
焜煌被以黼繡裹以雕墻狗馬奔齊民之食飲輿  
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葬墮敗紀綱通吏買法  
陰淫陸梁其馮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  
奴如兵占田論鄉主逋豢寇者收衆寶龜藏甲者  
爲常州縣徒史私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  
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  
常制每郡每邑宛轉糜潰輸幾俟而幾玉彊桀相  
師極欲爲威怒網而川貧笑芥而林飛孰察諸刑  
剥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穉曲直之所宜積之徒  
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  
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數之饒而况膏腴之  
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災而彼反爲宜從  
是其氓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  
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木不蕃而  
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  
長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  
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斂之期萬物失

由儀之道四海廢崇丘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  
羽之須管棟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敲笞下撓之  
以追催索之于邇則此既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  
能來方此之時跼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  
姓之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  
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  
不知其安所為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  
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  
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  
其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  
肆虵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積  
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  
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  
以推類事為之法物為之制數罟之得非不多也  
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  
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  
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  
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  
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

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  
敢服統君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  
不得爲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  
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旣無越大豈容負草木  
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  
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于  
後王脩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  
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  
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  
弓矢陳隼擊而爵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  
物名鷩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旣設冥  
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  
者有期日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石非人之  
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待其  
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  
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  
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  
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  
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  
江山出銀甕丹甌極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

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武官姚虞  
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有眉者者愛  
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  
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  
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  
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  
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  
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有臣下不舉其職不  
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  
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  
為本學以力行為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  
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臯陶  
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  
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  
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  
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  
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  
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講練  
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

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徒  
隕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  
踰黃河之湍丘垤之山實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  
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糶之弊牽危疑  
於往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  
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  
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蹐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旣而  
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  
且昔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  
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  
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  
之於綠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  
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  
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號叔齊桓之於管仲  
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  
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悅若自失再  
拜而罷

皇朝文鑑卷第七

賦

珠賦

崔

伯易

煎茶賦

黃

庭堅

別友賦

黃

庭堅

汴都賦

周

邦彥

珠賦

崔

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甓江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沆液衍溢蓋天地之委藏秘恠惚恍蛟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灩澦延平誕奇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處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

予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  
羨沃穹山大野谿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  
赴者莽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沃漫勢溷瀟  
而無涯魚則鯉鯉鱖鱣鱠鱠鱖鱖鳥則鴉鴉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若煙海會如泥沙蟲螺蟹若蝦蛤卉菱  
芡而荷華木不數舟陸無筭車漑灌乎民田曹引  
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之固護飭官命屬厥功利  
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爲要遮潛合陰附應淮  
海之唘呀微風翻瀾矧其甚邪其或駭怒決溢隄  
防之所不加決漭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離而不  
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尻觀  
矣瑰祥恢恠庶幾乎託焉間乃省三頁書考圖編所  
陳者特盤殮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爲當世之  
所傳發詠乎川珍翔翔乎水邊爰有廬人漁子相  
語而來前日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  
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  
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  
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  
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周隅皆明呀紺  
石而爲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芒吸沆瀣

之精英木散景兮扶踈草露貫兮紅青林鳥驚而  
移枝羣犬愕兮羊鳴於是印人徐呼上流俱起撫  
鴻量以先趨領曾笏之已試連徽挺杖灑網持柁  
嗟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  
造形而已逝而况伏見靡時效彼倏此與蛟龍之  
爲朋曾風雨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蘄鼈九肋而  
充饋漢蛟鮪之青骨鄭龜羹之異味勃牛悅水而  
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躡犀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  
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爲腊於貪餌文貝瑋  
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緹屢屢胎寒  
熠燿自喜快絕意於退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是  
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爲珠之笑耶予  
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旣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  
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  
已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  
辱不恥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  
久而不聞其逝世者耶旣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  
王之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  
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  
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



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

庭堅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  
雲質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  
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動者也  
余嘗為嗣直淪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為之甲  
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麤日鑄如粲其餘苦則在整  
甘則仄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  
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嚴道之  
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  
壓乾臨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  
兔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  
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鷄  
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  
湯液新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堊去殼而用鹽  
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  
太合而堅作彊於是胡桃松實菴摩鴨脚勃賀  
蘇無冰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  
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  
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貪味

雋水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殊  
可屢歎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  
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  
之胡蝶

別友賦送李次翁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  
夜以為朝予望道於坳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  
絕塵又驟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  
仰雲飛而注弋俯淵觀之沈鈎或一能之勝予忘日  
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  
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季三隱約於龍  
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  
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為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  
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  
堂偉道學之宗岫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  
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  
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  
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汴都賦

周

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言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

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  
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  
杌歸我有 宋民之戴 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  
至汴而止是爲東京 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  
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  
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  
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  
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旣倦游迺崎嶇逕迴  
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  
神悸睽睽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  
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袪局局然笑  
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  
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葳披褐挾縕未  
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  
子恬然有報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  
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  
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  
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

周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立臣固不敏謹願承  
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  
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  
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  
殊攝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  
為豫周封鄭地背麓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  
逢澤之故境昔介麋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  
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丘些婁夾其  
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五統而寧一故此王國  
襲故不徙恢坵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  
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  
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  
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貧荆惑閩鄙惟此中峙不  
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睇眺於郡縣如岫  
嶺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縹如長雲之  
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硤坤靈因鼎履而跼躅土怪  
畏榨壓而妥貼靡脊不可繼而登爵鼠不可嚼而  
宀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  
却月頓捷步與超足矧蹒跚與蹙蹙城為門二

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鉞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  
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  
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輦互人不爭險易  
劇驟崇期蕩夷如砥兩畢而除糞夷蕪穢行者不  
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  
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轄  
顧中國之闕闕叢賫敝而爲市議輕重以質賈正  
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壤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  
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僮於五均擾販夫  
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之  
乘時推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器欲商賈  
之阜通迺有廛而不稅銷卓鄭倚陶之殖貨禁乘  
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爲矧敢婆娑而爲  
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  
之麻薑桂藁穀絲帛布縷鮎紫鯁鮑醃鹽醢或  
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醞酒無問之  
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  
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樓陸  
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  
紀若夫帝居宏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

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果思遐望  
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  
穹昊敞閭闔而居至尊樸桷不斷素題不枿上圓  
下方制為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  
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  
後宮則無非負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計泉  
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  
怠荒故今上林仙籞不聞乎鳴蹕旣甌歲久而苔  
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我泛灑繚以重垣防以  
回隄雲屋連蔕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法法洋洋  
湜湜涵潤滉漾瀟瀟浩浩微風過之則灑泥瀉瀉  
漫散回旋潏潏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溢濼濼  
漉漉漉鼓漾溢不見津漈儻擗景以斷續漾金碧  
而陸 離恍遇活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  
則有菰菹蓍蘆菡萏蓮蓬蘆葦蘭華其魚則有鱣  
鯉鯪鮪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鼉  
則有烏鴟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鴞  
楚雀鸛鷓揮霍鸞鷟雉群鴝鴞鴞鴞鴞鴞鴞鴞鴞  
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

章勾科扶疏蔽蒂凍尋集弱將施挈枝刺條條榦  
蟠根矯躩鱗儼其下則有申葉蘭苴芸芝荃蓀髮  
布絲勻馥郁清芬其氣襲人 上方欲與百姓同  
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  
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時則有絕世之  
巧疑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  
艦艦移也蛟螭蜿蜒千撓渡也虺虎鬐鬐角抵戲  
也壘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鸞悲鳳鳴織麗歌也  
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奔騰駟  
騶群馬闖也轉輪輾輻萬車輶也灑天鬃日揚埽  
塏也机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決也霞委蛇而曉  
罔象出斂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  
廼豐廩實厓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  
成富國星列而棊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  
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慶有芑有秬  
有秠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  
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捐瘠  
擔拾狼戾足以厭鯨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  
有九年之預又將躬本而勸稼開帝籍之千畝良  
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

蹠鑄閼灌噉雨靈孰任其力倏疆侯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卓與與  
蕤蕤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陁荒  
瘠化爲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  
而趨昔在隋葉禊丁大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  
游故鑿地道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  
血與水而爭流鳳翔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  
丘顧資治世以爲利迄今抗棹而浮舟桃花候漲  
竹箭比馱洶湧瀝瀝瀉沸澆掬防巖岸澆瀉迅  
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擿萬石之巨艘比  
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聽拱而俟敗  
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縣千禩而爲害豈積患切  
病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  
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蹙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  
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  
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  
相銜千里不絕越舫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  
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鎔人安以舒國賦應節  
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  
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



渾金吾擲颶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  
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龜鼉陸拘貔  
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驚雷擊莫不繫纍而為  
囚於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  
中虱貫牢徹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  
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  
割蛟革以連函剷兕觥以為弭刺魚服以懷鰥百  
工備盡其磨缺削其成鑿鋼而銀鍤植之霜凝而  
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輻車脩鍛延鋸鈇戈允  
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  
之旂烏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  
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  
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陟之陋  
更唐之故補弊字罅剔朽焚蠹入駭地溥事若織  
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谷雖離  
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帶南獄庸吏  
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  
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祀繫纍囚於圜  
圖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  
齬於是合千言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有棟

萬楹鎮礎誅喬松以為煤空奧山而斲楮官有常  
負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  
譬如長蛇扶其脊脅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  
乎房闥應蒼平秦林人披其流榛而成徑繹縛緼而得  
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  
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  
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  
盈仞乎其中士之匿華絕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  
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中郡國之遐迤南金象齒  
文旄羽翮世所罕見者比日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  
咸能湛冰乎道德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  
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  
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  
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指滅寘突之熒燭仰天庭而  
覩書同源共貫開覆發節音鄙生說見之日掩處  
士橫議之口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  
厲造門闈而臻室奧騁辭源而馳辯囿術藝之場  
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於發秀宸眷優渥立辭結  
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  
磨鈍為利培薄為厚魁梧卓行擗鋒露穎不驅而  
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邊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

溢日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  
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觀又有律學以  
議刑制美學以窮九九舞象舞勺以道幼稚樂德樂語  
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  
宮是爲原廟其制則般輪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  
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馨  
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  
盤黃壚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  
籠曠徃來葱蔥鬱鬱而風氲其內則檐椽棖題采  
賢楹栢闕街闡闥屏宇閭閻聳張矯踞龍征虎蹲  
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黜惡王備昡燦詭文菱阿芙  
渠之流漫驚波迴連之濤泐飛仙降真之縹緲翔  
鶴翻鷗之氍毹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珠琳琅玕璠  
瑱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蠙  
鵠象鬣角削犀麈玉鍊如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  
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  
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有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  
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  
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踞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  
天元太始皇武儼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

仁治隆之名重曠隆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輶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旣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解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方大慶斯闢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鏑儼三衛與五仗森義矛與及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官驚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樂合羽扇以如翼伏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自爐烟旣外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羌夷束髮以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迺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外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泉躡席布武之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洒掃以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棼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

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敖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  
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  
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誓  
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定王享士季以  
殺丞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  
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辰翳而沉湮此所以舉  
墜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  
英采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僂氏  
之鍾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丞乎以致祖考  
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旣弱淳風變澆樂  
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  
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相  
子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鄆仲丘廼忘味  
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擷非庠則  
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  
灑或離或鼗或磬或鏞或棊或管或筊衆器俱舉  
八音孔調鸞鸞離丹穴而來集鳴嗒喈而舞脩瓠  
又有賓旅巴渝之舞僭佻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  
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  
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

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  
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絺絺絺絺  
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  
罍丹鈇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  
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楯篚肆陳平殿  
陛豐苞廣匱亟傳乎騎驛連稽結軌川咽塗塞耶  
歛終歲而不息至於羌氏棘翟儋耳雕腳獸居鳥  
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  
致於闕下者旁午廼有白氎罽毼蘭干細布水精  
琉璃軻蟲蚌珠寶鑑洞瞻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  
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輸積乎內府或致白雉  
於越裳或得巨螭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  
瑰竒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土  
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  
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剔之劒廼  
入騎士之鞘齧鄰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  
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鏞蚩  
蚩抱珥鳴星隕石怪颺變氣垂白鮐背者不知有  
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  
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

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時非煙非  
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葱蔚平城壘鷲鳥不攫  
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  
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盛<sub>之</sub>有若是歟意者先生  
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  
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  
猶不能旣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  
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  
願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狄代廣更張更弛黃  
帝都涿鹿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廼今魯地伏  
犧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廼若昊天而授人時  
舜都蒲阪廼觀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  
業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  
鄴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  
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  
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以專利疆  
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  
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雌雄相噬孰  
有長距孰有利鬻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橋關  
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

惠執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器  
骸骨布野介冑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或莫  
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天岳而幾奪幾完而幾  
阡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  
旱天邑以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  
褒斜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臯西有崤澠定爲王  
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  
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隸拓  
境斥地鬆輶荒裔東包嶧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  
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  
戎或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  
就斃盧令日縱而不紕鷺翮厭觀而常值眊眊則  
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璲粉墨雜糝賢才  
逆曳腫微豸豸而竊肉食賊臣迴宄而圖大器郡  
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尾而不掉或爲重腿而  
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  
不閉於執轡天維披裂地軸杌梲羣生夔難而殄  
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  
巖設泚可以濟深水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  
地而進戒於吳起蓋批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



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  
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  
轂如柄之會極其砢鞏者天與之昌其 砢者天  
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  
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  
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雒於南陽龍漉出積  
而繫弧隱亡周之語蓐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虢之  
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  
故鯨鯢勦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闐關踐巍嶽爲  
平岡蹂生靈如躡塊簸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扶目  
而折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  
汴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  
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  
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  
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  
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  
戾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遠邇撫原中區割宅製  
里走八極而奔命正南面而負辰舉天下於康達  
力上韞鞞而不敢取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  
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搯人

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  
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  
府之衍沃適爲人而保聚此以地爲險者也地嚴  
德暢然後爲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 炎宋帝  
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  
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句望浚深之岩谷豐  
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  
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 天子奉養群臣稍廩  
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  
不解纍刃不離鞬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  
焚而并駘蝘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  
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  
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  
鋌利鏃之外向死七遠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  
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阽危王猷失度皇綱解  
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謨謨扇 孺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  
螽趯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 冠冕充塞乎寰  
宇絕塞稅鎧而免軸障壘燬燧而摧櫓總檻神威  
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未捋子攜稚

哺擊菓懋穗疏惡鑿媼鉉觚角之磬刻荆撓搶而  
牧圉爰暨一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鉅鏗鏗奏廟  
之金玉璨璨夾楹之籩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  
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  
草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斂車續馬連千  
百為群肩輿輶載前卻而後跂搏壤歌号者萬井  
未聞歐嘔而告瘡雖立墳為界其誰敢擗膊以批  
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  
輿也且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  
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  
士坦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闕闔以權掃除以政周  
累以恩廼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寔其相社稷臣也  
有挺其楠衆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  
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  
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  
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廼駕六龍乘德  
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平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  
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遇妙技皆作見者膽  
碎廼使力士提挈乎陰陽轉挽乎剛柔應乎成器

方圓微碩或粉或山隨音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  
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  
之盈昊尋天潢之流汎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  
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抱收風伯之韜一瞬之間而  
甘澤霽霈囚李豈於幽巖數景雲而黯靄統攝陰  
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  
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  
之歌曰孰爲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  
客廼覲覲然敬焉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  
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 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

退

皇朝文鑑卷第七

皇朝文鑑卷第八

賦

大禮慶成賦

張耒

齋居賦

張耒

鳴鷄賦

張耒

雨望賦

張耒

鳴蛙賦

張耒

哀伯牙賦

張耒

求志賦

晁補之

大禮慶成賦

張耒

惟宋六世 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  
 綏靜中外垂鴻襲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  
 固已蒙被充塞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  
 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  
 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 國家因時施禮  
 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  
 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  
 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戒曰茲  
 大事我其敢專群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  
 訂不易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

否雖聖人未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  
國家合祭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太祖躬膺駿  
命以遏亂畧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  
太宗威定宇內震蕩天囟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  
尊真宗熙洽富盛符瑞委積南牧之獬不戰請  
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仁宗席安據厚不動指  
顧孽撩猾羌令呈母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  
太平垂五十年英宗入纂百姓與能神考有  
為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  
安吾享也其久哉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  
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軫建虹霓之修竿兮颺  
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駟兮二十八星拱手  
布武經營而周流絜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  
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温健然天運  
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  
實臯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  
張咸英之廣樂備干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  
神嬉靈豫醉爵飽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宮七聖  
在天時降于宗時降于宗世有幼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  
祖祏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油然發中兮

在位望而含辛霽暘告且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  
祇精裡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旣透透遲遲雲流而  
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  
歟霍兮攫拏龍虎而亂鯨鴈雄鷲驚憺威而震伏兮  
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蚩  
尤而折撓槍執飛廉圍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  
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  
履綦傍覘佩王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顙口之成祝  
也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垌坦其迤邐兮場圃旣  
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  
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  
翔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歟成兮涌九地而出  
峙連蕪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闔楹洞牖屹壁酸股  
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  
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墁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  
之用足以温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國驚霆之蹕  
旣震洶壑之聲咸寂敞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  
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  
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龍龍言鬼愕望舒騰精以  
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輿五震軫車將中天

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  
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  
爲朝暘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  
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  
照徹祥侵衡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  
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  
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隆奔馳而仰  
驚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闢清都后帝燕  
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輸固兮溟効濡於  
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  
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  
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  
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反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  
才千鏡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  
之功系曰於穆聖王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  
兮柔祇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有赫兮於惟  
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  
不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  
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齊居賦

張 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  
事水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  
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為水  
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  
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屏事燕息滌慮  
齋居既靜事以無形又遠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  
陳與淡泊乎為徒絕嗜室慾愛精蓄神聲色不御  
滋味弗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能躅  
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呼苟能  
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  
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  
和豈獨陰沴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  
微陽則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  
故能涉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  
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

鳴雞賦

張耒

先生閑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  
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莪莪朱冠  
丹頸玄膺蒼距矯攬秀尾翹騰奉職有恪徐步我  
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黠幽

憲之統統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鐘鼓無聲聞振  
衣之膈膊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  
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  
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  
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霏霏飄風擊而雲奔曠  
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  
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  
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  
就隊徐駈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  
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之能為蓋  
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  
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  
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  
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  
聲鳴不絕夜為不能寢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  
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

復爲賦示之 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  
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  
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  
若怒而詬若噦而嘔若咽而噉瘖者之呼吃者之  
聞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羌絲野鼓雜亂無節兮  
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  
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旱暵旣久得其所處而樂  
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  
之周官洒灰駢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  
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  
曲聚語群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  
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誰惡爾奚目私已  
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  
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  
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  
霽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  
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旣徂炎火將  
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  
號呼意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  
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旣降木實

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歛吻收足爬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為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旣死其一又云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惱塞蒲懷無所傾寫折楊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恥違衆者常子子其無與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祉也嗟夫將為至巧者必無顧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求志賦

晁補之

幼余不自知恚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大野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悃款兮求前聖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治邠氏而俗泮幽離房誠不忍兮弃此而莫能歲執徐之青陽兮余先子兮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睚始寧之南邑路會

誓以周流兮求歷山之所在昔封嶠之世守兮以  
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兮進樵女而抑心懿  
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馭行束薪而自言兮  
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以淮南  
盱泝死於婆娑兮悲綽約之亦殲彼章程之詭嘯  
兮既睥眄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  
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猶  
若茲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  
焉靡求山峴嶧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耿吾何  
不可留此土兮切悲越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  
兮無所用吾之綏冬矇矇其多雨兮夏瘴熱以生  
蠱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  
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  
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依  
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屢兮漢遺化而多儒往  
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朝余食兮山中夕  
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  
皆往余令樓季爲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纜而馳  
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軻使環澗兮密五牙使  
撲屬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遊余

生之罹憫兮歸將毋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  
獨守此四隅時命大繆兮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  
之宜養霜夢然其萃之增歔歔以啜泣兮殺身其  
安可宇摧榮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憺四序之  
不淹兮春藹藹其旣菲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  
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  
操羸而坐間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旱曠而不雨兮  
螟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湯  
於陵子之終褊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芳而潔腹  
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虎豸而好朝兮咸得時而  
的纏持衣裳而鬻暑兮余固知余賈之不售思遐  
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盡傷訊黃石以吉凶兮棊  
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旣非初志  
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類清濟以去垢兮芝  
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悲咤兮疇獨憂余之無家  
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淵之靈津  
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  
人昇之志於勞兮亦反求夫 身小人不知學禮  
兮畏罪罟之所尋 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統佑此  
下土舉賢而授能兮哀榮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

式亦用而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宇千日而糾糾連  
袵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於同門兮獨惆  
悵而延竚先事而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責舉九鼎  
於鯢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好修兮蹇博  
大而無朋雪霏而宇凍兮松柏不改其青固黃子  
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  
美亦未艾彼喔咿爲已甚兮羌浮石而沉木子雲  
之好思兮亦衆諍其寂寞虞氏之爲政兮舉五臣  
而與言彼霖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衆  
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涉超孤舉而遠尋兮  
唯夫不足以論世良恫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  
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旣卒  
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轡車與乘馬兮栢榮亦酋  
乎富貴甚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允膺之  
激烈兮羌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所嘏兮固何以  
罹此不祥豈其莫忍鄰之粹兮紛救闔而得傷嘉  
林宗之善裁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之可爲  
兮行漁瀨以畢世喟嵇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  
補阮清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  
爲兮爲者敗之衆豈然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

泮干祀而語鄰兮孰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  
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侘傺兮  
此時曾藿叔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  
旨蓄兮菊以爲糗脩忠信以抑躁兮夫安知余之  
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輿時翔翔於道  
輿兮歷年歲以爲娛

皇朝文鑑卷第八



皇朝文鑑卷第九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黃樓賦

秦觀

送將歸賦

蔡確

天下為一家賦

呂大鈞

南征賦

邢居實

宣防宮賦

劉跂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曹侯輩守齊之

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  
駐皂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  
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  
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  
塵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  
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峯  
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  
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  
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池南葦間壞亭徙而  
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  
兮支扶踈而走隰踰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  
出前澗漫而將屯兮後推唯其相襲坏者扈者嶧  
者垣者礫者礫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附之  
箕拱環連勢厓絕而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  
沙出浸淫渠澗澆澗汨泌澎淖激瀉忽瀆起而成  
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滄防爲井沼壅爲碓磴得平  
而肆迺滉漾而滂沛經民間而貫府舍兮瀦爲池  
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闔閭之遺址兮肇  
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  
境勝之爲難兮善擇勝之爲難嘗試觀夫其園千  
章之菽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岺堯望南  
山之孱顏脩幹大枝出攔造天蘋砧岫之蔽虧乍  
髣髴其雲煙思僊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翻盍駕  
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桓岡巒忽其翔舞菽楊眇  
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眸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  
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荃杜蘅衆物居之浩  
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魯觀魚其睢  
鳴根四合方舟順涯鱗鯉窘乎深塘兮鴻鴈起於  
中泚復有桂舫蘭柁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盃倒鍾明月  
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  
其方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  
難留兮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  
乎瑤圃庶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脩阻於是酒  
酣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  
侯相公用之攘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  
東秦臨菑遨樂中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圃海濱而  
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其疆孰與比  
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虎牙桀立芙蓉菑莒尚想  
三周追奔執轡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困責曾於蕭  
同尚何私乎紀甌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  
雖彊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  
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故去何  
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  
與客論古人則知迷屬有感而歔歔豈不重惑也  
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  
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輟然  
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  
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

孔公主人亦輒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  
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  
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  
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  
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  
秦觀賦之其辭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  
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  
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  
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擊兮谿谷效其  
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  
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  
而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  
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  
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  
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  
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  
酒醪以爲壽兮旅穀核以爲儀儼雲霄以爲侍兮

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  
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  
兮道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違遽兮今何暇而遨  
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  
數兮疇工拙之能為躓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  
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  
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  
倘佯

送將歸賦

蔡 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此其平日游子之所悲然慕悽愴尚不能自文  
而况於予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  
屬子以侍我行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粵  
嶺之南溟海之西洗亭之側瀘水之湄出門躑躅  
以將別仰天涕泣之交頤浮雲爲我變色行路爲  
我廢咨而况於予乎予方省愆念咎糞食布衣髮  
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之 明明二  
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久當  
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生吾親其以斯也居乎  
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采入仗忠信

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  
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  
翰於鴻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天下為一家賦

呂

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  
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為蕃衛以九州之  
限為垣墻列國則羣子之舍主畿則主人之堂凡  
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傳愚而不可  
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  
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  
長以斟酌其教令萬卑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賀遷  
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  
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間  
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  
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  
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  
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  
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  
周德既衰斯道斯屈析為十二井為六七勢不相  
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於屢盟之時輕

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過糴以幸其  
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閔墻聞很不  
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  
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隳其一門興阡陌而  
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  
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  
苟簡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  
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  
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  
委不善御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門無  
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彊日橫而畧無鞭朴之制單  
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寔人謀  
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  
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可舉惟盛德之難偶  
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

居實

嗟予生之賤貧兮常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  
無畎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  
奉晨昏于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  
兮乘巖危以射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

耻慕前哲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盥耳懼離群之孤  
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爲  
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不  
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辰兮侍安輿而  
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  
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且  
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輶  
輒輒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  
兮恐白日之云暮救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  
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  
戀兮情鬱結乎余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  
鴻谿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  
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悄  
悵其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于尉氏登高  
丘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停  
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蓬蒿  
時萑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群雉袂雌以高  
飛兮倉鷓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  
而徂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塊  
莽以阨靡兮迥極目乎百里獨煒煒以遠逝兮曾



不得而少止歷釣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溱溱望  
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  
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  
蹇遭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昏問捷徑於野人  
兮釋予馬於汝墳申旦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  
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疾馳群山  
歲嵬而造天兮踐羊氏之北境企余足以長望兮  
南路眇其方永經昆陽之遺墟兮聊裴回而逡巡  
高城曲岬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  
於其下兮鼙鼙吟嘯而成羣蒿艾蒼葭以相依兮  
枳棘鬱其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  
方巨滑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  
兮駘虎豹以爲羣仗大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  
孫運撓捨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衆  
貅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  
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乎何鄉冀髮鬢其  
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兮陟方城  
之峨峨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劒缺而浩歌覽陵阜  
之參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  
何而不亡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雞之悲鳴濯予

纓于泌水兮瞻桐栢之歎  
巖飄風慄怒以來東兮  
薄寒慘悽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  
霰雪下而續紛念佳人之阻脩兮  
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  
馬頓轡而盤跚僕夫憔悴以懷歸兮  
憩章陵而南邁莫濁醪于漢祠兮  
顧白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  
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  
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  
筋骨疲乎鞭箠唯君子之無累兮  
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  
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  
疾沒世而無名就寂寞以閑處兮  
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為

離兮塗申椒以為堂葦披靡而盛茂兮  
衆香郁其芬芳優游偃息靜以索志兮  
又何必歸夫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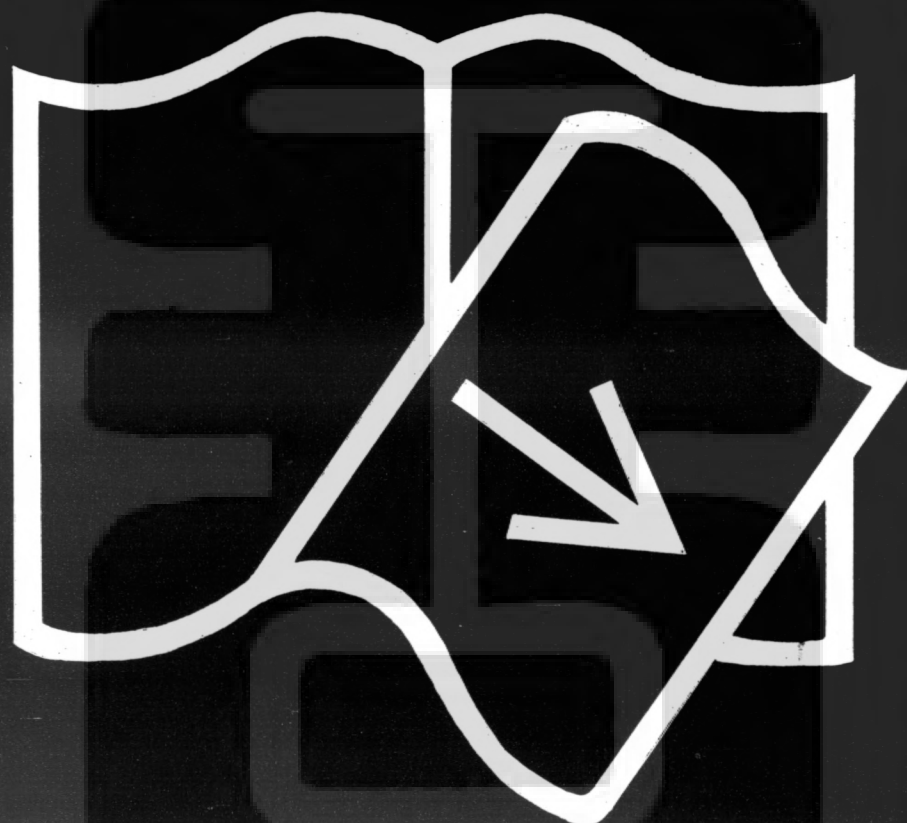
宣防宮賦

劉 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馭子事感其語故賦  
元封天子既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  
塞築宣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隕林竹兮捷石  
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顧眄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  
乎朔進而跽曰君王佩乾符安坤靈封岱岳禪云  
亭雷行焱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  
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

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畧心解月觀八隅九維千門  
萬戶沈嚴神麗泰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鼉觴  
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  
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  
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朔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  
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  
沉游包渾淪與俱逝羌虜其徂征千里一曲萬  
里九折盤礴瀆滉呼洽沕瀟蕩然長波激爲迅湍  
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  
任麟沛轢洛積爲委輸漢沸出平地上悅莫際其  
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天儀照終地脉疏  
排漫漫鑄鑿窄峇平野其藝人有安宅化鱗介爲  
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繇平成  
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醜脩若馬頰如鬣  
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  
回脉脉並醜紆餘衍漾絲眇透遲虬潛蛟伏波不  
得與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  
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兮位隔并山  
川圍兮氣弗宣託洶湧以爲貨兮阻屢屨以自藩  
崇墉連蜷矗以相售兮巨浸澆滯汨乎死延立遮

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  
東北留其行又西北擊乎其歸垂天之翼橫海之鱗  
虺隕膠葛曾不得捨榆枋而泛蹄泔芻芻勃鬱靡  
所容怒霆擊電掣歛已脫兔益以桃華之流駛乎  
竹箭之馭彌蒲瀕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畚  
鍤汰鷄距之防橫鏐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  
竹落千緡夾樓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踉馬糗糧齊  
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冬  
長平之禍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  
運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吸潮汐關竅源泐渾  
空灘沮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昔根何  
靈龜之下伏寓三峯平層巖表泰紫之嶠岵陞靈  
光之巋然長封爲扃土鍵石鑄守如峭函葉萬之  
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吊枝葉茂而本撥財乏力屈  
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  
成却四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  
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閑意定澹然無  
營語未旣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與臣朔逡巡却  
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卷10-卷13

